

# 王昌齡〈西宮春怨〉異文研究

林樂軒\*

**摘要：**王昌齡〈西宮春怨〉自北宋起始，便廣載於文學文獻中。是作在詩題、文字上，均存在多重異文。由於本詩最早見於宋代文獻，本文遂以宋刊《文苑英華》為底本，然後爬梳剔抉，列出各異文版本。本文主要從詩意、作者風格等角度，比較各異文對詩意所造成的影響，進而對其真偽問題，作一蠡測，藉此豐富學界對王氏宮怨詩的創作慣例、接受史等範疇之理解。在研究的過程中，本文發現異文雖大多未及《文苑英華》近於王氏詩風，但它們卻為本詩帶來了新的賞讀角度，亦反映出後世詩人對詩作歧義之解讀。是以，相關異文仍值得學者注視，具研究價值。

**關鍵詞：**王昌齡 〈西宮春怨〉 唐詩 異文 互見文獻

## 一、引言

中國詩文幾經流傳，常出現文字迥異的情況，學界一般稱之為「異文」。王昌齡（698?-755），字少伯，是唐代的「七絕聖手」。歷代總集常置其詩於七絕類之前列。王氏的〈西宮春怨〉，最早見於北宋時期的文獻。在流傳的過程中，亦出現了豐富的異文版本。本作上至詩題，下至字詞，均有異文可考。近人王氏之詩文注本，舉其要者，共有五種。在文字校釋方面，有李國勝的《王昌齡詩校注》。<sup>①</sup>是書收錄王詩異文，並加以排列，具參考價值。另有胡問濤、羅琴的《王昌齡集編年校注》。<sup>②</sup>二人著力將王氏詩文作編年、校勘上之整理，書未附上王氏生平資料，以及其詩概論四篇。是書能讓讀者見其創作生涯及前人評價，是甚佳的入門讀物。至於李云逸《唐詩小集——王昌齡詩注》、<sup>③</sup>黃明《王昌齡詩集》、<sup>④</sup>曾亞蘭《王昌齡集·高適集·岑參集》三書，<sup>⑤</sup>雖在

\* 林樂軒，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文學碩士生。

① 李國勝注：《王昌齡詩校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頁164。

② 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362-364。

③ 李云逸選注：《唐詩小集——王昌齡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38。

④ 黃明選注：《王昌齡詩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70。

⑤ 曾亞蘭：《王昌齡集·高適集·岑參集》（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頁42。

文獻整理上未及前二者深入，但它們在詩意、文詞注解上，也作了不俗的疏通工作。在現代注本中，〈西宮春怨〉統一作：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敘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由此可見，學者對本詩之文字版本，已有共識。但本詩在歷代流傳的過程中，曾出現多種異文，其研究價值，主要為以下三點。其一，從異文數量看，可知本詩於歷代而言，已聞名士林，在文學史上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其二，透過研究異文之流變，以見出詩旨迥異之版本，便可知本詩在後世的接受情況；其三，如能就文獻證據、異文內容，與王詩用字慣例、思想大要作對比，則能辨證各文字版本之著作權。透過是次研究，本文冀能於王詩的著作整理、接受史、創作慣例三大課題上，作有學術價值之貢獻。

由於〈西宮春怨〉最早見於北宋年代，故本文將以宋刊《文苑英華》為底本，然後列舉詩作異文，以考鏡源流、比較優劣，藉此蠡測異文是否出自王氏手筆。即使異文並非作自王氏，本文亦會從詩意表達上，對其作一探論，以期全面地認識相關文學的價值。

## 二、所用版本及異文組合

現列所見版本如下：<sup>⑥</sup>

時代	文獻
宋代文獻三種	李昉（925-996）等編：《文苑英華》、 <sup>⑦</sup> 計有功（生卒不詳，宣和三年〔1121〕在世）編撰：《唐詩紀事》、 <sup>⑧</sup> 洪邁（1123-1202）編：《萬首唐人絕句》 <sup>⑨</sup>
元代文獻一種	楊士弘（生卒不詳，至正四年〔1344〕在世）編：《唐音》 <sup>⑩</sup>
明代文獻十三種	黃貫曾（生卒不詳，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世）編：《王昌齡集》、 <sup>⑪</sup> 許自昌（1578-1623）校：《增訂王昌齡詩集》、 <sup>⑫</sup> 高棅（1350-1423）

⑥ 所用版本，均在此部注明，下文引詩不復再注。

⑦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宋刻本，卷204，頁4上。

⑧ 計有功編著：《唐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362。

⑨ 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7，頁8下-9上。

⑩ 楊士弘：《唐音》，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7，頁5下。

⑪ 黃貫曾編：《王昌齡集》，卷下，頁8下，載黃氏編：《唐詩二十六家五十卷》，明嘉靖三十三年刊（1554）黃氏浮玉山房刻本。

⑫ 許自昌校：《增訂王昌齡詩集》，明萬曆年間（1573-1620）和刻本，卷5，頁12下。

	<p>編：《唐詩品彙》、<sup>⑬</sup>鍾惺（1574-1625）、譚元春（1586-1637）編：《詩歸》、<sup>⑭</sup>曹學佺（1574-1647）編：《石倉歷代詩選》、<sup>⑮</sup>李攀龍（1514-1570）編：《古今詩刪》、<sup>⑯</sup>李攀龍編：《唐詩選》、<sup>⑰</sup>陸時雍（?-1640）編：《唐詩鏡》、<sup>⑱</sup>李攀龍、凌宏憲（生卒不詳，萬曆間〔1573-1620〕在世）編：《李于鱗唐詩廣選》、<sup>⑲</sup>唐汝詢（1565?-1659?）選釋：《唐詩解》、<sup>⑳</sup>吳勉學（生卒不詳，萬曆間在世）編：《唐樂府》、<sup>㉑</sup>洪楩（生卒不詳，嘉靖間〔1222-1266〕在世）校：《唐詩紀事》、<sup>㉒</sup>《文苑英華》<sup>㉓</sup></p>
清代文獻十種	<p>彭定求（1645-1719）等編：《全唐詩》、<sup>㉔</sup>沈德潛（1673-1769）編：《唐詩別裁集》、<sup>㉕</sup>王士禛（1634-1711）編：《唐賢三昧集》、<sup>㉖</sup>陳廷敬（1638-1712）編：《御選唐詩》、<sup>㉗</sup>李鏜（生卒不詳，嘉靖三十五年〔1566〕進士）編撰：《詩法易簡》、<sup>㉘</sup>王士禛編：《唐人萬首絕句選》、<sup>㉙</sup>吳士玉（1665-1733）編：《御定駢字類編》（卷十、<sup>㉚</sup>二十</p>

- <sup>⑬</sup> 高棟編：《唐詩品彙》，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7，頁8上。
- <sup>⑭</sup> 鍾惺、譚元春編著：《唐詩歸》，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刻本，卷11，頁18上。
- <sup>⑮</sup> 曹學佺編著：《石倉歷代詩選》，清乾隆四十五年（1781）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7，頁42上。
- <sup>⑯</sup> 李攀龍編著：《古今詩刪》，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1，頁6上-6下。
- <sup>⑰</sup> 李攀龍編著：《唐詩選》，閔氏刻朱墨套印本，卷7，頁6下-7上。
- <sup>⑱</sup> 陸時雍編著：《唐詩鏡》，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2，頁6下。
- <sup>⑲</sup> 李攀龍、凌宏憲編著：《李于鱗唐詩廣選》，明刻朱墨套印本，卷7，頁7上。
- <sup>⑳</sup> 唐汝詢：《唐詩解》，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刊楊鶴刻本，卷26，頁2上。
- <sup>㉑</sup> 吳勉學編：《唐樂府》，明刻本，卷8，頁6上。
- <sup>㉒</sup> 計有功編著、洪楩校：《唐詩紀事》，明嘉靖年間刊《四部叢刊初編》本，卷24，頁207下。
- <sup>㉓</sup>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明隆慶年間（1567-1572）刻本，卷204，頁4下-5上。
- <sup>㉔</sup>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揚州詩局本，第2函，第10冊，頁330。
- <sup>㉕</sup> 沈德潛編著：《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下冊，卷19，頁646-647。
- <sup>㉖</sup> 王士禛編著：《唐賢三昧集》，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中，頁16下-17上。
- <sup>㉗</sup> 陳廷敬編著：《御選唐詩》，清乾隆年間（1736-1796）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集部，卷28，頁23上。
- <sup>㉘</sup> 李鏜編著：《詩法易簡》，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卷14，頁12上。
- <sup>㉙</sup> 王士禛編：《唐人萬首絕句選》，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頁8下。
- <sup>㉚</sup> 吳士玉編著：《御定駢字類編》，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0，頁44下。

	三、 <sup>③①</sup> 七十七、 <sup>③②</sup> 二百 <sup>③③</sup> 、徐倬（1623-1712）編：《全唐詩錄》、 <sup>③④</sup> 張英（1637-1708）編：《淵鑿類函》、 <sup>③⑤</sup> 張玉書（1642-1711）編：《佩文韻府》 <sup>③⑥</sup>
--	--

現整理上述文獻版本，並得出列表如下：

## 宋代文獻

書目	詩文版本
李昉等編： 《文苑英華》	〈西宮秋（一作愁）怨二首〉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 誰問（一作分）含啼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計有功編撰： 《唐詩紀事》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落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隔朝陽。
洪邁編： 《萬首唐人絕句》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 元代文獻

書目	詩文版本
楊士弘： 《唐音》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 明代文獻

書目	詩文版本
黃貫曾編：《王昌齡集》	〈西宮春怨〉

<sup>③①</sup> 同上註，卷23，頁24下。

<sup>③②</sup> 同上註，卷77，頁21下。

<sup>③③</sup> 同上註，卷200，頁13下-14上。

<sup>③④</sup> 徐倬編：《全唐詩錄》，清乾隆年間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6，頁14下。

<sup>③⑤</sup> 張英編著：《淵鑿類函》，清乾隆年間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65，頁13下。

<sup>③⑥</sup> 張玉書編著：《佩文韻府》，清乾隆年間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9之4，頁39下。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許自昌校： 《增訂王昌齡詩集》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文苑英華》 (明隆慶年間刻本)	〈西宮秋(一作愁)怨二首〉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 誰問(一作分)含啼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朧朧樹色隱昭陽。
洪梗校： 《唐詩紀事》(明嘉靖刻本)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落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濛濛樹色隔朝陽。
高棟編： 《唐詩品彙》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朧朧樹色隱昭陽。
鍾惺、譚元春編： 《唐詩歸》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曹學佺編： 《石倉歷代詩選》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李攀龍： 《古今詩刪》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朧朧樹色隱昭陽。
李攀龍： 《唐詩選》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朧朧樹色隱昭陽。
陸時雍： 《唐詩鏡》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李攀龍、凌宏憲： 《李于鱗唐詩廣選》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朱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唐汝詢： 《唐詩解》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朧朧樹色隱昭陽。

吳勉學編： 《唐樂府》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朧朧（一作朦朧）樹色隱昭陽。
----------------	--

## 清代文獻

書目	詩文版本
彭定求等編： 《全唐詩》	〈西宮春怨〉 西（一作空）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一作渾）見月，朦（一作朧）朧樹色隱昭陽。
沈德潛編： 《唐詩別裁集》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王士禛編： 《唐賢三昧集》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陳廷敬編： 《御選唐詩》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李鐸編撰： 《詩法易簡》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王士禛編： 《唐人萬首絕句選》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吳士玉編： 《御定駢字類編》	斜抱     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卷十天地門）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     長。 （卷二十三時令門）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     春恨長。 （卷七十七珍寶門）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     隱昭陽。 （卷二百草木門）
徐倬編： 《全唐詩錄》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張英編： 《淵鑿類函》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張玉書編： 《佩文韻府》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筆者整合前文提及的文獻，發現異文組合如下（為清眉目，不提編者）：<sup>37</sup>

底本／異文	詩文	異文出處
〈西宮秋怨二首〉	〈西宮秋怨二首〉 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 誰分含啼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b>宋代文獻</b> 《文苑英華》 <b>明代文獻</b> 《文苑英華》（明隆慶年間刻本）
〈西宮愁怨二首〉	〈西宮秋（一作愁）怨二首〉 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 誰分含啼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b>宋代文獻</b> 《文苑英華》 <b>明代文獻</b> 《文苑英華》（明隆慶年間刻本）
西／空 （陰平／陰平）	空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b>清代文獻</b> 《全唐詩》注
卷／捲 （陰上／陰上）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b>元代文獻</b> 《唐音》 <b>明代文獻</b> 《增訂王昌齡詩集》 《唐詩品彙》 《唐詩歸》 《李于鱗唐詩廣選》 《唐詩解》 <b>清代文獻</b> 《全唐詩》
		《唐賢三昧集》 《御選唐詩》 《詩法易簡》 《淵鑿類函》

<sup>37</sup> 本表只列明異文出處，其餘文獻如沒列明者，即與宋刊本《文苑英華》文字相同。所引文獻，於前文已有註明，此處便不一一註明。

卷／落 (陽上／陽去)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落珠簾春恨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b>宋代文獻</b> 《唐詩紀事》
珠／朱 (陰平／陰平)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朱簾春恨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b>明代文獻</b> 《李于鱗唐詩廣選》
深／渾 (陽平／陰平)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斜抱雲和渾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b>清代文獻</b> 《全唐詩》注
朧朧／朦朧 (陽平／陽平)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b>宋代文獻</b> 《唐詩紀事》 《萬首唐人絕句》 <b>明代文獻</b> 《王昌齡集》 《增訂王昌齡詩集》 《古今詩刪》 《唐詩品彙》 《詩歸》 《石倉歷代詩選》 《唐詩鏡》 《李于鱗唐詩廣選》 <b>清代文獻</b> 《全唐詩》 《唐詩別裁集》 《唐賢三昧集》 《御選唐詩》 《唐人萬首絕句選》 《御定駢字類編》 《全唐詩錄》 《淵鑿類函》
朧朧／濛朧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斜抱雲和深見月，濛朧樹色隱昭陽。 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b>明代文獻</b> 《唐詩紀事》 (嘉靖刊本)
隱／隔 (陰上／陰去)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隔昭陽。 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b>明代文獻</b> 《唐詩紀事》 (明嘉靖刊本) <b>清代文獻</b> 《全唐詩》注

昭／朝 (陰平／陰平)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朝陽。 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宋代文獻 《唐詩紀事》
----------------	--	----------------

表一：〈西宮春怨〉異文列表

### 三、異文析論

#### 1. 〈西宮春怨〉／〈西宮秋怨（一作愁）怨二首〉

除《文苑英華》以外，其餘文獻均以〈西宮春怨〉為獨立詩作。惟《文苑英華》不但沒有記載〈西宮春怨〉之詩題，更將之納入〈西宮秋怨二首〉中。本部份將以〈西宮春怨〉為研究主體，並嘗試考辨其為組詩之可能性。

據宋代《通志》<sup>③⑧</sup>記載，〈西宮春怨〉本屬「怨思二十五曲」之一，與〈西宮秋怨〉並列，有既定的樂曲可從。《文苑英華》將〈西宮春怨〉納入〈西宮秋怨〉之下，並題為〈西宮秋怨二首〉。並稱「二首」，即意謂二者具組詩之關係。〈西宮秋怨〉云：

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陽陽陰陽陽陽陰 陰陽陰陽陰陰陰  
 誰問含啼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sup>③⑨</sup>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平平仄仄平平  
 陽陽陽陽陰陰陰 陰陽陽陽陽陰陽

〈西宮春怨〉云：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陰陰陽陽陰陰陰 陽陰陰陽陰陽陽  
 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平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陽陽陽陽陰陰陰 陽陽陽陰陰陰陽

二詩的音韻安排，大致相同。據筆者推測，二者的樂府曲譜，或為近接。未知編者是否因此而混淆二詩之別，並置之於同一題下。但是，此安排誠與王氏創作慣例不合。蓋王氏作組詩，多具鮮明的承接結構，與上述二詩不同。舉例而言，如〈青樓曲二首〉：

<sup>③⑧</sup> 鄭樵（1104-1162）：《通志》，清乾隆年間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9，頁38下。

<sup>③⑨</sup>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204，頁4上。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  
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其一）  
馳道楊花滿御溝，紅妝纓綰上青樓。  
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婿朝回初拜侯。（其二）<sup>④①</sup>

前詩先敘青樓女子望夫從軍之盛況，而上、下聯之氣勢有甚大對比，突顯女子對夫君的傾慕、期盼之情。至於後詩，王氏則集中描寫女子媚漫姿態，以及夫婿從軍的成就。二詩結構鮮明，語意清新，又不道破意韻，留有想像空間。又如〈采蓮曲二首〉：

吳姬越艷楚王妃，爭弄蓮舟水濕衣。  
來時浦口花迎入，采罷江頭月送歸。（其一）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  
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其二）<sup>④②</sup>

由此，亦能見王詩佈局之精美。前詩先敘美人之來歷，以及采蓮之主題。下聯則敘美人出入，分別得「花迎」與「月送」。在結構上，前詩先以宏觀的角度入手，描繪出女子採蓮的唯美圖景。由於女子與美景相融，故王氏於後詩，寫敘事者不自覺入景。可見，此詩實有多變的觀賞視覺。

王氏曾在《詩格》提出作詩「三思」：

一曰生思。二曰感思。三曰取思。  
生思一。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鏡，率然而生。  
感思二。尋味前言，吟諷古制，感而生思。  
取思三。搜求於象，心入於境，神會於物，因心而得。<sup>④③</sup>

由此可知，王氏每下字時，皆作細微斟酌。如《新唐書·文藝傳》所云：「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sup>④④</sup>觀其組詩，乃有結構分明，用字精深，連貫性強之特點。至於〈西宮春怨〉、〈西宮秋怨〉，卻有同用字「香」、「珠」及「月」。若視它們為組詩（即同一作品），亦犯《詩中密旨》所云之「相重病」：

相重病六。詩意并物色重疊也。詩曰：「驅馬清渭濱，將鑣犯夕塵。  
川波張遠蓋，山日下遙輪。」<sup>④⑤</sup>

引例「渭濱」、「川波」，「夕」、「日」，「驅馬」、「下遙輪」，便是語意重覆之例也。〈西宮春怨〉、〈西宮秋怨〉同提及「明月」意象，即以之襯託班婕妤（前48？-前6？）之孤寂。除用字外，又有詩旨拖沓之病。王氏作〈長信秋詞五首〉，其篇幅即

④① 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72、74。

④② 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153-154。

④③ 王昌齡：《詩格》，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318-319。

④④ 歐陽修（1007-1072）等編：《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203，頁5780。

④⑤ 王昌齡：《詩中密旨》，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352。

使有一倍之多，而當中所的「明月」意象，也只見於其五。以上種種，均是二詩弗為一作之明證。另外，宋本《文苑英華》在「西宮秋怨二首」題下云「一作愁怨」，未知所據何本。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春景向來代表戀愛時節。作「愁怨」，則既減春意，又未能緊扣本詩所云「百花香」、「春恨長」、「朦朧樹色」之景色。此有安排粗疏之嫌，不似王氏所作。覆檢不用春景為題的〈西宮秋怨〉，則只以「芙蓉不及美人妝」比喻女主人公之美色。全詩亦無花草一類的景物描寫。在自然景物的取材上，王氏僅取「風」作描寫。「水殿風來珠翠香」，造出秋風吹掠，房中佩戴名器的女子，有香氣繞身的情境。詩中又見「掩秋扇」一詞，更可由此讀出秋愁情韻。據此比對，則可知王氏作宮怨詩，特重描寫季節與心境的關係。〈西宮春怨〉之怨情，乃生自春景，自是有別。據筆者推測，王氏並不大可能用「愁怨」一詞，以概括兩作。是以，詩題〈西宮春怨〉應與王氏原作更為相近。

## 2. 西宮／空宮、昭陽／朝陽

本部份的兩組異文，既有不合王氏用字慣例，又同樣牽涉用典問題，故需同置一部而作探討。

先論「空」、「西」之異文問題。唐汝詢釋〈西宮春怨〉云：「班姬居長信，其宮在西，故曰西宮。此為婕妤之辭也。」<sup>④5</sup>又，王氏〈長信秋詞五首〉云：「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復道奉恩時。」<sup>④6</sup>可知王詩「西宮」，乃專指班婕妤之住處。據〈西宮春怨〉、〈西宮秋怨〉之詩題，可推知二詩均旨在詠班氏事蹟。《全唐詩》在「西宮」下注云「一作空」，文獻年代未能確知，二者均作陰平聲。異文版本突出了女子在春夜美景下，獨守宮中的情狀，不離詩題要旨。惟異文與王氏之用字慣例不合。現據《王昌齡集編年校注》，以「空」配詞者，舉證詩例如下：

詩題	內容
城傍曲	射殺空營兩騰虎，回身卻月佩弓鞘。(入仕前) <sup>④7</sup>
寒食即事	西見之推廟，空為人所憐。(入仕前) <sup>④8</sup>
潞府客亭寄崔鳳童	蕭條郡城閉，旅館空寒煙。(入仕前) <sup>④9</sup>
沙苑南渡頭	津人空守纜，村館復臨川。(入仕前) <sup>⑤0</sup>

<sup>④5</sup> 唐汝詢：《唐詩解》，卷26，頁2上。

<sup>④6</sup> 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94。

<sup>④7</sup> 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16。

<sup>④8</sup> 同上註，頁29。

<sup>④9</sup> 同上註，頁34。

<sup>⑤0</sup> 同上註，頁35。

聽彈風入松闕贈楊補闕	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入仕前） <sup>⑤1</sup>
裴六書堂	閑堂閉空陰，竹林但清響。（謫官前） <sup>⑤2</sup>
夏月花萼樓醑宴應制	雨隨青幕合，月照舞羅空。（謫官前） <sup>⑤3</sup>
緱氏尉沉興宗置酒南溪留贈	春泉滴空崖，萌草拆陰地。（謫官前） <sup>⑤4</sup>
留別伊闕張少府郭都尉	遷客就一醉，主人空金疊。（謫官後） <sup>⑤5</sup>
江上聞笛	水客皆擁棹，空霜遂盈襟。（謫官後） <sup>⑤6</sup>
何九於客舍集	山月空霽時，江明高樓曉。（謫官後） <sup>⑤7</sup>
洛陽尉劉晏與府掾諸公茶集 天宮寺岸道上人房	削去府縣理，割然神機空。（謫官後） <sup>⑤8</sup>
萬歲樓	猿狖何曾離暮嶺，鷗鷺空自泛。（謫官後） <sup>⑤9</sup>
諸官遊招隱寺	山館人已空，青蘿換風雨。（謫官後） <sup>⑥0</sup>
失題	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謫官後） <sup>⑥1</sup>
段有廳孤桐	槁葉零落盡，空柯蒼翠殘。（未編年） <sup>⑥2</sup>
齋心	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宇空。（未編年） <sup>⑥3</sup>
宴南亭	城樓空杳靄，猿鳥備清切。（未編年） <sup>⑥4</sup>
題僧房	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未編年） <sup>⑥5</sup>

王氏遭謫官後，詩作的「空」字，以寫自然景物為主，時而藉以表達自身對宇宙生成之

- ⑤1 同上註，頁62。  
 ⑤2 同上註，頁78。  
 ⑤3 同上註，頁83。  
 ⑤4 同上註，頁103。  
 ⑤5 同上註，頁107。  
 ⑤6 同上註，頁113。  
 ⑤7 同上註，頁120。  
 ⑤8 同上註，頁127。  
 ⑤9 同上註，頁146。  
 ⑥0 同上註，頁148。  
 ⑥1 同上註，頁183。  
 ⑥2 同上註，頁189。  
 ⑥3 同上註，頁190。  
 ⑥4 同上註，頁212。  
 ⑥5 同上註，頁216-217。

想像，且有佛、道、隱逸等的意蘊。詩人入仕前，亦時以「空」字描寫都城見聞。據《王昌齡集編年校注》，王氏宮怨詩，並不常用此字。筆者推測，此與題材之考量相關。王氏宮怨詩，多有「意在言外」的藝術特色，並着重描寫女子的動作、宮房中的名物，由景生情，富有想像空間。若作「空宮」，直接交代女子房中的形象，便流於直白，使造境一覽而知。〈西宮春怨〉以「西宮」置首，乃有對末句「昭陽」之意，藉此對比班、趙之況。〈長信秋詞五首〉云：

真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復道奉恩時。

（其四）<sup>66</sup>

長信宮中秋月明，昭陽殿下搗衣聲。白露堂中細草跡，紅羅帳裏不勝情。

（其五）<sup>67</sup>

此組詩乃以班氏為詠懷主體，可知「西宮」即「長信宮」也。王氏以「長信宮中」對「昭陽殿下」，即表示詩人慣對兩嬪之宮名。<sup>68</sup>〈西宮春怨〉也應如是。不過，異文「空宮」誠能突顯班氏的孤寂情狀，既能吸引讀者注意，又可連結詩題「春怨」，揭示怨情乃生自落寞，使全詩結構條理貫屬。此亦其可取之處。

又，除宋本《唐詩紀事》末句作「朝陽」外，其餘文獻均作「昭陽」。〈西宮春怨〉是着重典故內涵的詩作，「西宮」、「昭陽」之填字，乃有作者的精深安排。昭陽殿建於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前141-前87在位）時，據《三輔黃圖》卷三《未央宮》：「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鴛鴦等殿。」<sup>69</sup>昭陽殿作為八宮之首，具權力象徵。《漢書·班婕妤傳》云：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

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

<sup>66</sup> 同上註，頁94。

<sup>67</sup> 同上註，頁94-95。

<sup>68</sup> 「西宮」一詞，古來已與「冷宮」、「小妾居所」等義相類，如杜預（222-284）注《左傳·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曰：「西宮，公別宮也。」又如《公羊傳·僖公二十年》云：「西宮者何？小寢也。」王氏以「西宮」借代「長信宮」，亦合乎情理。參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317；顧馨、徐明校點：《春秋公羊傳》（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1。

<sup>69</sup> 何清谷校注：《三輔黃圖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卷3，頁194。

從自微賤興，隄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卻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

趙氏姊弟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傷悼，其辭曰：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官闕兮，充下陳於后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sup>⑦⑩</sup>

據《漢書》記載，班氏以禮侍君，善頌對答，乃知書識禮之賢妃。班氏被疏後，「作賦自傷悼」，其辭又頗有楚騷的忠君情懷。故此，班氏上至東漢、下至六朝、隋唐，均受士人推崇，且多詠之以自況，具政治隱喻。〈未央宮〉云：「成帝時趙皇后居昭陽殿。」<sup>⑦⑪</sup>班氏既被趙氏誣陷，是以詠班之作，多以朝陽殿作對比。如前文所言，王詩「西宮」，乃專指班氏「長信宮」。異文作「朝陽」，便使「西宮」顯得突兀，斷去首尾呼應。

王氏作詩，甚重視典故，此創作傾向，屢見於其詩論，如《詩格》云：「感思二。尋味前言，吟諷古制，感而生思。（詩有三思）」<sup>⑦⑫</sup>又云：「用事五。謂如己意而與事合。（詩有六式）」<sup>⑦⑬</sup>檢閱《王昌齡集編年校注》，王氏的宮怨詩，大多集中在「謫官前」之時期，且愛明用班氏典故，並用以自況，詩例有〈長信秋詞五首〉、〈西宮春怨〉及〈西宮秋怨〉。畢士奎《王昌齡詩歌與詩學研究》指王氏宮怨詩筆下的女子，大抵可分作五類：「恩盡失寵者」、「寂寞孤獨者」、「痴情望幸者」、「艷羨嫉妒者」及「怨懟悲憤者」。書中結合王氏的仕途經歷，認為他的宮怨詩，皆有「一個自我性情」在背後。此說洵確。王氏筆下的班妃形象，亦正是他仕途生活的多面寫照。異文作「空宮」及「朝陽」，均會削弱本詩的典故表達，與王氏作意不合。

不過，作「朦朧樹色隱朝陽」，亦有其玩味之處。其一，原詩開首，乃自春夜鉞起。異文以「朝陽」表示清晨，並置於句末，能與首句相對。循此讀法，能豐富全詩的時空想像，而班氏怨情之久，更能見其孤苦之況。其二，若以「晨光」理解「朝陽」，則「隱朝陽」又可喻為班氏未來之暗淡，能引發讀者想像。

<sup>⑦⑩</sup> 班固著，趙一生點校：《漢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97下，頁1194-1195。

<sup>⑦⑪</sup> 何清谷校注：《三輔黃圖校注》，卷3，頁196。

<sup>⑦⑫</sup> 王昌齡：《詩格》，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319。

<sup>⑦⑬</sup> 王昌齡：《詩格》，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340。

### 3. 捲／卷／落／掩

《文苑英華》、《唐詩紀事》和《萬首唐人絕句》，均記「欲卷珠簾春恨長」。及後，元代楊士弘的《唐音》，始「捲」字。至明代，只有明刊本《文苑英華》的版本作「捲」，與原貌乖離，明清文獻多從之。「卷」，《說文解字》作「郤曲也。」<sup>⑦④</sup>據許慎（30？-124？）理解，此字之本義是指人處於大小腿連接間的關節，並且是後面可彎曲的部位，而當與「膝」對舉。或因其本義所指，過為精細，故其引伸義，早已見諸於先秦文獻。其一用法，便是指「把物件彎曲」，如《詩經·邶風·柏舟》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sup>⑦⑤</sup>意謂竹席非我心，不能隨便捲曲。「捲」既為「卷」之後起字，在同指「使物彎曲」的情況下，便同讀為陽上聲。是以，無論是「欲卷珠簾」，或是「欲捲珠簾」，均不影響格律和詩意。從時代上看，宋代文獻多作「卷」，此應更貼近王詩原貌。「欲卷珠簾春恨長」，即指「受春愁影響，只能把珠簾半捲起來，並於其隙間窗外之景」。

但是，異文「落珠簾」，則會對詩意造成影響。據《王力古漢語字典》，「落」通「洛」字，有「籠住」、「罩住」之意。<sup>⑦⑥</sup>故異文可解作女子以珠簾封閉窗外之景。由此，女子因春愁而不欲見窗外美景，遂走至窗前，落下珠簾，以為阻隔。可見異文突顯了女子封閉自我的情狀。本文發現，批評家對「斜抱雲和深見月」之義，曾有異說。一說謂女子位於窗前，一說則謂女子自房中走至庭院，如：

黃生：「欲卷，不欲卷也。曰「深」、曰「隱」、曰「朦朧」，皆從簾內見月之語。（《唐詩摘鈔》）<sup>⑦⑦</sup>

唐汝詢：「春恨方長，勿能卷也，於是抱琴而出中庭，則月見矣。」（《唐詩解》）<sup>⑦⑧</sup>

若從「落」字，女子便只能位於庭院，故房間簾閉，女子不能靠旁賞月。可見，異文使女子的行徑更為明顯，減少「深見月」句之歧義，讓四句之內容轉承變得清晰，此乃其可取處。不過，本詩描寫女子在房中，對賞窗外景色、奏琴等事，皆無心應對，全因心繫明月、君王所致。因此，女子連把珠簾捲起，亦顯得心不在焉，在窗旁才需「斜抱雲和」。蓋珠簾未捲畢，遂不能從平常的坐姿看見窗外月色。吳敬夫（1460-？）駁唐汝詢「抱琴而出中庭」之說，甚具參考價值：

「春愁」方長，簾欲卷而不卷，則身在簾內矣。故曰「深見月」，「深」字從

<sup>⑦④</sup> 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卷9上，頁187。

<sup>⑦⑤</sup>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574-648）疏，龔抗雲、李傳書等整理：《毛詩正義》，卷2之1，載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冊，頁135。

<sup>⑦⑥</sup> 同上註。

<sup>⑦⑦</sup> 黃生：《唐詩摘鈔》，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97。

<sup>⑦⑧</sup> 唐汝詢：《唐詩解》，卷26，頁2上。

上句生來。「斜抱」只形容其態耳。《詩解》云：瑟從旁出，故云「斜」。

宮殿陰沉，月不易睹，故云「深」。豈不卷簾，反能抱雲和而出簾乎？<sup>79</sup>

吳說洵是。既無心捲簾，豈能有餘緒抱琴外出賞月之理？王氏以「失神」表達怨情，實屬高雅。異文雖讓女子行徑明顯，欲與全詩立意相衝，不似王氏所作。

#### 4. 珠簾／朱簾

據上表，「朱簾」異文，乃出自明代李攀龍、凌宏憲輯定的《李于鱗唐詩廣選》。「珠」本指珍珠，《說文》云：「珠，蚌之陰精。」<sup>80</sup>唐代有不少文士喜用此字作詩，現試舉四例：

綺席鋪蘭杜，珠盤折芰荷。（孟浩然〔689-740〕〈張郎中梅園中〉）<sup>81</sup>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白居易〔772-846〕〈長恨歌〉）<sup>82</sup>

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李白〔701-762〕〈相逢行〉）<sup>83</sup>

珠箔曲瓊鉤，仔細見揚州。（劉禹錫〔772-842〕〈三閣辭四首〉其二）<sup>84</sup>

可見，「珠」作為一種細小而奢華的裝飾品，常與簾幕相配。另有一詞為「珠箔」，同指鑲珠之簾，據李白「雲車珠箔開」句，即可知矣。陶敏、陶紅雨注劉詩「珠箔」，亦訓為「珠簾」。<sup>85</sup>又，據筆者探查，「朱」在唐詩中多表示顏色，多用以形容華美建築，亦有形容車輛、門、欄等名物；除人為建築外，也可形容植物顏色。現舉四例如下：

朱欄映晚樹，金魄落秋池。（白居易〈西池庭〉）<sup>86</sup>

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淥水通朱閣。（顧況〔?-814?〕〈悲歌其四〉）<sup>87</sup>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杜甫〔712-770〕〈惠義寺園送辛員外〉）<sup>88</sup>

回首寺門望，青崖夾朱軒。（白居易〈遊悟真寺〉）<sup>89</sup>

<sup>79</sup> 劉邦彥（生卒不詳，康熙六十年〔1721〕在世）：《唐詩歸折衷》，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97。

<sup>80</sup> 許慎著，徐鉉（916-991）校定：《說文解字》，卷1上，頁13。

<sup>81</sup> 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孟浩然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434。

<sup>82</sup>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944。

<sup>83</sup> 李白著，安旗等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501。

<sup>84</sup> 劉禹錫著，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1339。

<sup>85</sup> 同上註。

<sup>86</sup>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頁1848。

<sup>87</sup> 顧況著，王啟興、張虹注：《顧況詩注》，頁103。

<sup>88</sup>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12，頁1002。

<sup>89</sup>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頁558。

從名物上看，唐詩鮮用「朱」字形容簾幕。故此，異文不合於唐代詩人之用字習慣。北宋詩人陳舜俞（?-1075）〈題鑪峰閣〉云：「為愛鑪烟拂畫檐，小欄今日捲朱簾。」<sup>90</sup>是鮮有以「朱」、「簾」配詞的詩作。〈西宮春怨〉最早載於北宋年間，故異文的生成，或與宋人用字習慣相關。

## 5. 深見月／渾見月

「深」、「渾」，皆形容「月」的狀態。《說文解字》云：「渾，混流聲也。」<sup>91</sup>然而，唐詩多用其後起義，以表示「混濁」。杜甫〈示從孫濟〉：「淘米少汲水，汲水井水渾。」<sup>92</sup>亦可指「混合」，如《文選》收孫興公（314-371）〈游天台山賦〉：「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sup>93</sup>從聲情上，異文用「渾」，使原句連用五陽聲字，似更能表達委婉情調。

從詩義上，「斜抱雲和渾見月」可有兩解。其一，「渾見月」，可理解為女子位於窗房，隔著珠簾看月。異文「渾」字，同樣能表達月色之不易見，與原詩意旨相同。王氏《詩格》云：「淵雅一。詩有一覽意窮，謂之浮淺。」<sup>94</sup>原詩作「深見月」，不但指女子從珠簾深處的隙間賞月，亦道出其當下之心理情狀，意韻更佳。所以，「深見月」較近於王氏詩風。

其二，「渾」又可解作「混濁」。「渾月」，即是「混濁的月色」，與「殘月」相類。若「月」象徵情人，異文版本應是暗諷孝成帝（劉鷲，前51-前7，前33-前7在位）寵信趙氏，而不察人心之好壞。王昌齡為唐代詠月能手，「月」在王氏的邊塞、贈別、宮怨及閨怨詩裏，亦展現出風情各異的現象。現舉王氏詠月宮怨詩如下：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

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春宮曲〉）<sup>95</sup>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

誰分含啼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西宮秋怨〉）<sup>96</sup>

長信宮中秋月明，昭陽殿下搗衣聲。

白露堂中細草跡，紅羅帳裏不勝情。（〈長信宮〉其五）<sup>97</sup>

<sup>90</sup> 陳舜俞：《都官集》，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4，頁4下。

<sup>91</sup> 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11上，頁230。

<sup>92</sup>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3，頁206。

<sup>93</sup> 蕭統（501-531）選編，俞紹初，劉群棟，王翠紅點校：《新校訂六家注文選》（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冊，卷11，頁673。

<sup>94</sup> 王昌齡：《詩格》，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339。

<sup>95</sup> 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100。

<sup>96</sup> 同上註，頁98。

<sup>97</sup> 同上註，頁94。

王氏詠月的閨怨詩作不多，如：

香幃風動花入樓，高調鳴箏緩夜愁。

腸斷關山不解說，依依殘月下簾鉤。（〈青樓怨〉）<sup>98</sup>

據上例推測，王氏寫宮怨詩，情感不但較閨怨詩為委婉，其景物亦更為高雅，用以搭配宮嬪作抒情。是以，前者多寫明亮月色。相反，其閨怨詩有較大的抒情自由，「月」之形象，也不囿於「明月」形象。如「殘月」出現在〈青樓怨〉，是王氏代青樓女子，向負心郎抒發強烈的哀怨情感。如以「殘月」一義理解異文「渾見月」，即作者藉以諷刺孝成帝之不識。這便近於王氏閨怨詩之作法，與〈西宮春怨〉之格調不合。惟此淺見，還難待學界發現王氏更多的詠月閨怨詩，方可成定論，目前可備一說。

另一方面，異文亦與本詩的整體造境不合。劉勰（465？-532？）《文心雕龍·明詩》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sup>99</sup>詩人造境，往往有邏輯可尋，且自有其用意所在。胡問濤、羅琴合撰〈論王昌齡的詩歌創作〉一文，指王氏善於以「樂景寫哀」，當中有段議論值得深思：

王昌齡是一個借景抒情的能手，在情景相生的寫作上，不僅用正視的手法，也常用反襯的寫法。王夫之說：「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sup>100</sup>

作者遂引〈西宮春怨〉為例，又云：

春暖夜靜，百花吐香，明月高掛，確實是良辰美景啊！但失寵嬪妃感受到的不是春夜的溫馨，而是被帝王遺棄、幽禁深宮的「春恨」，這正是以樂景寫哀，收到了良好的藝術效果。<sup>101</sup>

誠然，〈西宮春怨〉的寫作邏輯，正欲置落寞美人於春辰美景中，並藉此寫哀。若作「渾月」，則此非為美景，與全詩風格突兀不合。綜合上文王氏的詠月詩例和造境論題，可推測「深見月」才為王氏所作。

## 6. 朧朧／朦朧、濛朧

如前文所述，唐人寫本雖有王昌齡詩作，但〈西宮春怨〉最早是見諸於宋代文獻。如上表整理，《全唐詩》注云「一作朧」，即編者已見一版本為「朧朧」。據現有文獻顯示，此說可上溯至宋本《文苑英華》。同時代另有《萬首唐人絕句》，詩文作「朦朧」。此兩種版本，至明代時，為各家所取。「朧朧」與「朦朧」詞性相近，二者皆為

<sup>98</sup> 同上註，頁72。

<sup>99</sup> 劉勰著，王志彬譯注：《文心雕龍》（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58。

<sup>100</sup> 胡問濤、羅琴：〈論王昌齡的詩歌創作〉，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438。

<sup>101</sup> 同上註。

「並列結構」，是為「連綿詞」。在聲韻上，「朦」、「朧」同讀為陽平聲，一者為「lung4」、一者為「mung4」，屬「雙聲複詞」詞組。至於「朧朧」，則為「疊詞」詞組。惟此問題與漢語發展史相關，既遠超本文之研究範圍，又難用王氏的創作慣例作判別，現姑且存之。

至於異文「濛朧」，則有在此探論之價值。在眾多文獻裏，只有明代嘉靖年間重刊的《唐詩紀事》作「濛朧」，是為文獻孤例。此應屬明人誤刻，非王氏所作。王氏〈齋心〉云：「水蘿覆石壁，溪水幽濛朧。」<sup>⑩</sup>「濛」，《說文解字》云：「微雨也。」<sup>⑪</sup>《王昌齡集編年校注》注「濛朧」為「水霧迷茫貌」，<sup>⑫</sup>可謂貼切。異文雖生自「形近而訛」之故，但它卻使原詩造境另有新意。原本以連綿詞「朦朧」表示西宮外的樹色，而樹色則只有迷朦之形象。至於異文作「濛朧樹色隱昭陽」，卻能讓讀者有更深的遐想，並意會詩句與「煙雨」意象相關。渠紅岩〈論中國古代文學的春雨意象〉一文提到「春雨」在中國文學中有「惜春」、「離別相思」之情韻，分別呼應「青春易逝之『愁情』」和「離愁之苦」。<sup>⑬</sup>女子在煙雨間發出春愁，亦符合〈西宮春愁〉的情感基調。

但是，若就詩人用字慣例而言，則異文應非為王氏所作。在王氏詩作中，只見〈齋心〉以「濛朧」作詩，所寫物象明言為「溪水」。即使王氏以「濛」字寫雨，亦會明言主體，如：

仙老言餘鶴飛去，玉清壇上雨濛濛。（〈武陵龍興觀黃道士房間易因題〉）<sup>⑭</sup>

微雨隨雲收，濛濛傍山去。（〈山行入徑州〉）<sup>⑮</sup>

據此，異文既有「春雨」之意，又無景物主體，應非王氏所作。惟異文能增添雨意傷情，亦有賞讀之價值。

## 7. 隱昭陽／隔昭陽

嘉靖年間重刊之《唐詩紀事》，其版本為「隔昭陽」。這是出於明末的文獻孤例，應非王氏所作。《全唐詩》注云「一作隔」，疑源出於此。「隔」，《說文解字》訓為：「障也。」<sup>⑯</sup>若作「隔昭陽」，即表示西宮與昭陽殿有着不可跨越的鴻溝，「樹色」遂喻為朝廷中之奸勢。順從文義，可由此理解班氏被宮廷政治孤立之苦況，有罪狀

<sup>⑩</sup> 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190。

<sup>⑪</sup> 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11上，頁234。

<sup>⑫</sup> 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191。

<sup>⑬</sup> 渠紅岩：〈論中國古代文學的春雨意象〉，《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第3期（2015年5月），頁62-63。

<sup>⑭</sup> 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166-167。

<sup>⑮</sup> 同上註，頁36。

<sup>⑯</sup> 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14下，頁305。

惡人之意味，可備一說。

惟在情意表達上，仍以原文優勝。郭濬（1451-？）云：「幽怨在『深』、『隱』字。」<sup>109</sup>王堯衢（生卒不詳，雍正六年〔1728〕在世）又云：

昭陽宮趙昭儀得寵者所居也，今從簾內望月，似有「朦朧樹色」隱著昭陽。

只因心中想着昭陽而怨悵，故所見非昭陽也。<sup>110</sup>

歷代的批評家，多認為班氏能於樹林間，得見昭陽殿。王堯衢則不然，而其批評又甚為精闢，可與郭說互相發明。班氏在春景下無心捲簾、抱琴不彈，乃因被君主疏離，而心有所思也，此即郭氏所謂「幽怨」也。作「隱昭陽」，即班氏先見朦朧樹色之物象，再由此映出牽念昭陽之心象，境界遠高於異文版本。

#### 四、結語

本文據王氏宮怨詩作意、詩風、用字慣例、詩論等角度，並綜合〈西宮春怨〉的情感基調，全面整理各異文所造成的文意影響。除詩題以外，大抵上還是《文苑英華》的文字內容，與王氏創作風格最為相合。本文就異文與王氏原文的關係，作了釐清及判別之嘗試，發見如下。

其一，文中提及的異文文例，雖大多不似為王氏所作，卻為原詩帶來了新的意趣。潘德輿（1785-1839）謂王氏絕句「古雅深微，意在言表，低眼觀場，隨聲讚美，其實墮雲霧中，并不知其意脈所在。」<sup>111</sup>正因王氏尤擅作宮怨七絕，造境超妙、意在言外，才能讓後世建構出多層歧義之解讀，如「空宮」、「朝陽」、「落、掩珠簾」、「渾見月」、「濛朧」等。由是，女子的媚態、景物的安排，都出現了不同程度上的改變。從文學接受史上看，即使它們未盡合於王氏詩風，但亦是「集體創造」之一種。後世傳播者，就着他們詩意的理解，在有意、無意間，刻出異文版本，多有藝術價值，不應為學者忽視。

其二，王氏作詩，自有文題之細心甄別，故其往往有具系統性的用字考量。觀王氏用「空」字言山水之景，而絕不用之於宮詞，已可見「空」字於王氏之重要性。從作家思想上看，這乃研究王氏對佛、道宇宙觀、隱逸觀之重要線索，是為本文所得之創獲。

最後，就着本詩的文本生成問題，現時學界尚未見其唐代文獻版本。故此，部份異文源流，實難以考證。另一研究困難，則是現存王氏宮詞數量甚少，在文本互證的過程中，難免出現內證不足之局限。在此，本文期望相關之文獻能重見天日。屆時，我們遂可就此類問題，再作考辨。

<sup>109</sup> 周珽（生卒不詳，約崇禎八年〔1635〕在世）編著：《唐詩選脈會通評林》，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97。

<sup>110</sup>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98。

<sup>111</sup>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載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頁397。